

开国将领丛书



首任空军司令 刘亚楼

毛泽东说：“刘亚楼敢输敢赢，敢在阵地上活捉敌酋，非智不能诱敌，非勇不能擒敌，将才难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钟兆云 著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Liu Yalu, the first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Air Force. He is wearing a military cap with an emblem and a uniform with several medals on his chest. The title '首任空军司令' is overlaid on the image, with a white rectangular box covering the middle part of the text.

首任空军司令 刘亚楼

钟兆云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任空军司令刘亚楼 / 钟兆云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203-08576-8

I. ①首… II. ①钟… III. ①刘亚楼 (1910~1965) —传记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0576 号

首任空军司令刘亚楼

著 者: 钟兆云

责任编辑: 吕绘元

特约编辑: 吕新元 魏 华

装帧设计: 谢 成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10mm 1/16

印 张: 33.25

字 数: 54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8576-8

定 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MULU

第一章 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 / 001

- 贫困中长大的幸运儿 / 001
- 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 / 005
- “厉害脚”是这样炼成的 / 010
- 敢输敢赢的年轻指挥员 / 013
- 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 015
- 困境中的冷思考 / 019

第二章 长征中的开路先锋 / 024

- 湘江之战痛失良机 / 024
- 突破乌江四渡赤水 / 028
- 道是无情却有情 / 033

第三章 不同战线的抗战 / 040

- 东征扬威晋中南 / 040
- 另一个用武之地 / 046



第四章 受重托赴苏大有成 / 055

炮轰洋顾问李德	/ 055
得到锤炼的苏军少校	/ 060
命悬一线的误会	/ 064
在苏军与我党之间斡旋	/ 066

第五章 东北战场小试牛刀 / 076

山雨欲来风满楼	/ 076
这个参谋长有点冷	/ 079
见好就收走为上	/ 091
校长是个多面手	/ 097

第六章 黄金搭档林、罗、刘 / 107

为四平支付昂贵的学费	/ 107
树欲静而风不止	/ 113
炮兵的使用问题	/ 122
黄金搭档林、罗、刘	/ 126
另一场潜伏	/ 137
难产的攻锦计划	/ 146
血战锦州	/ 151
辽西战役“乱中取胜”	/ 157

第七章 逐鹿华北 / 166

战前上书攻天津	/ 166
受命挂帅津门	/ 174

战争让女人走开	/ 179
两条腿走路	/ 181
天津方式开启北平和谈大门	/ 186
进京就任空军司令员	/ 196

第八章 劈向空军的三板斧 / 207

走出国门寻求援助	/ 207
抱着“尚方宝剑”唱大戏	/ 212
移花接木为我所用	/ 219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 227

第九章 “米格走廊”大显身手 / 236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 236
阳光总在风雨后	/ 243
气可鼓不可泄	/ 254
独家秘籍“一域多层四四制”	/ 261
而今迈步从头越	/ 264
奠定中国空军的世界地位	/ 271

第十章 架构新中国航空工业体系 / 280

砸锅卖铁办航空工业	/ 280
靠人不如靠己	/ 288
守得云开见月明	/ 298
该出手时就出手	/ 304
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棒	/ 314



多点开花结硕果 / 328

第十一章 台海上空的生死较量 / 338

“未卜先知”的战略构想 / 338

与时间赛跑 / 345

首创 3:0 的纪录 / 350

出师不利折戟沉沙 / 354

阴差阳错酿悲剧 / 365

台海局势尘埃落定 / 368

第十二章 穿不透的金色盾牌 / 372

低调的神秘之师 / 372

杀鸡用牛刀 / 377

智歼“黑猫小姐” / 381

克敌制胜的撒手铜 / 393

不负众望续写奇迹 / 408

“黑猫小姐”的大坟场 / 419

第十三章 本色做人,原则做事 / 424

夹着尾巴做人 / 424

严字铸就强师劲旅 / 431

将军本是“多情”种 / 437

愿为他人做嫁衣 / 447

吃救济不做败家子 / 449

敢于叫板不靠谱 / 455

军容风纪堪称典范	/ 460
打造出色的翻译队伍	/ 463
“靠不住”的空军司令员	/ 468
称职的“导演”	/ 474

第十四章 人生最后的谢幕 / 490

让人欢喜让人忧	/ 490
听到了死神脚步	/ 497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505

后 记 / 519

第一章 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

贫困中长大的幸运儿

闽粤赣三省交界的闽西武平县,这个被历史尘封已久的客家山区小县,不要说在全国,就是在福建,解放多年后仍不知其名者也大有人在。刘亚楼将军就出生在这重峦叠嶂、偏僻而贫瘠的武平县湘店乡大洋泉村月形下。

地僻人稀的湘店,是红色的土地。这里不仅出了两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而且在革命战争年代,全乡六个行政村中,有四个属革命基点村,光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一百七十二人。

刘亚楼的人生,是从一座古老却还算结实的房子开始的。打开结满蜘蛛网的大板门,踏上嘎嘎作响的木梯,上面是一间阴暗且没有窗户的屋子,屋内没有床,楼板上散乱地铺着陈旧的稻草。



刘亚楼旧居

刘亚楼出生于1910年4月8日的雨夜。

刘亚楼的生父刘克芳,为人正直善良,由于祖上没有半分地,农忙时在租种的几亩山田里干活,农闲时扛起“担竿落脚”(客家话,指挑担工具)帮人挑担送



货,或是上山砍柴叫卖度日,长年过的是“辛苦挣钱辛苦花,一个铜钱两分家,一两猪肉擦半月,半合糙米拌菜瓜”的生活。三十七岁那年,他才同一个名叫曹秀孜的村姑结了婚。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宝秀出生。曹秀孜产后落下一身病,根本没有奶水喂养小孩。夫妇俩抱头痛哭后,含泪将女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几年后,刘亚楼在铺着干稻草的楼板上来到了这个贫苦人家。中年得子、盼望家业兴旺的刘克芳,为儿子取名兴昌。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当头风。”刘亚楼出生后不久,曹秀孜一病不起,半个月后撒手人寰。由于食不果腹,小兴昌整天饿得啼哭不止。

刘亚楼生下一个月后,同村族亲刘德香看到刘克芳处境艰难,为人宽厚的他便和妻子梁玉娣商量,想抱养刘亚楼。刘德香夫妇生有七个女儿,不满周岁的七妹是他们的命根子。

为了孩子能活命,一筹莫展的刘克芳只好把刘亚楼送人。刘德香给孩子更名振东,小名马长,意即希望马上长大。此后,“马长”一名伴随刘亚楼一生。即使刘亚楼 1955 年授衔上将,村里人还是以小名相唤。

刘德香是名出色的铁匠,靠手艺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哺育养子,刘德香夫妇不得不将亲生骨肉卖给别人家做童养媳。两年后,刘德香的亲生儿子刘亚东来到了人间,日子过得更加紧巴了。

湘店地处三县交界,加上山林茂密,成了土匪啸聚之地。村民们外出常遭土匪抢劫,还动辄被杀。“出门不带刀,不如家里坐。”为保卫家园,村民们除结寨自卫外,纷纷造械买枪,成年男子为防不测,常常枪械不离身。武平人以“蛮勇”著称客家地区。

武北地区流传“上屋讲打,下屋讲写”,刘亚楼正是上屋人。环境锻造了他粗犷豪放的性格。刘亚楼很小就做了养父的帮手,随养父辗转打铁棚,练就了健壮的体魄和坚强的性格。刘亚楼爱打抱不平,使得平时飞扬跋扈的地主豪绅家小再也不敢欺负穷人家的孩子。

客家人千里迁徙,从中原辗转定居于闽西、粤东、赣南等地,以其勤劳勇敢、热情好客、尊师重教而著称于世。尊师重教在武北地区尤为突出,土匪黑白道通吃,唯独不抢教书先生。

乡里有所崇德学校,是由富绅刘克谟出钱创办的。刘克谟 1914 年留学日本

时,加入过中华革命党。受组织派遣回国活动,后留家办学,定出“能文能武,培育英才”的开明办学宗旨,不但开国语、算术等主课,还设体育、美术等课程。同时规定:有钱子弟收全部学费,穷学生只交书本费和炊事费。

刘亚楼被学校琅琅的读书声吸引,不知有多少次,他趴在教室的墙根下一动不动地聆听讲课。刘德香寻着后,要拉他走,他还频频回头张望。祖辈为农、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刘德香,暗起了送养子上学的念头。

1916年,刘亚楼满六岁。一天夜晚,刘德香在松油灯下小声地和妻子梁玉娣商量送刘亚楼上学的事。梁玉娣虽是文盲,却和刘德香一样盼望家里能出个小秀才,即使不能光宗耀祖、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日后起码多少可增些门面。此时刘亚东也将要到上学年龄,梁玉娣希望将来也能让他上学。

但刘德香说:“我们两公婆(客家话,指夫妇俩)累死累活,也赚不了那么多钱供他们两兄弟读书,依我看,送马长读书,让棕头(刘亚东小名)先做家里的帮手,跟我学打铁,以后有条件再看。”

梁玉娣一动不动地坐在板凳上,良久点了点头。就这样,这对憨厚淳朴的农家夫妇,在只能供一个娃儿念书的条件下,他们亏待了亲生儿子。

两年的私塾生活,不外乎是手拿戒尺活着的“孔夫子”和沉闷的环境、《三字经》一类的教学内容。刘亚楼向往的是崇德学校。两年后,经联系,他转学来此,入初级班学习。此时的崇德学校,在刘克谟的经营下,办得相当开明。

在崇德学校,除主课外,刘亚楼最喜欢参加军事训练,不仅体育成绩在诸同学中最为出色,而且还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说起水性,刘亚楼的身手更靚了。那时汀江常有乌篷船出没,船上有赤脚的渔民和鱼鹰出没。随着渔民一声口哨,鱼鹰便会超低空沿河面飞翔,而后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如衔鱼而归,渔民便给它一尾小鱼作奖励;若没叼到鱼,渔民的竹



刘亚楼的养父刘德香老人



篙便不会让它降落,直到它找到鱼为止。刘亚楼最爱看这个情景,很快就成了一只“鱼鹰”,常往汀江“搜鱼子”(客家话,指捕鱼)。刘亚楼一个猛子下去,屏息数分钟,跃出水面时,手中两条口中一条。家乡的溪流、江河,让刘亚楼谙熟了水性。游泳,成了刘亚楼一生的嗜好。

刘亚楼个性倔强,认定该做的事,就坚定去做,而且一定要做好。有一次,学校要选拔一名学生吹号。他自告奋勇,经测试气量不够,但他不肯罢休,回家后天天练,半个月后,刘亚楼如愿当上了司号员。

当地的老人们还记得一桩刘亚楼小时候的逸事。一次,刘克谟校长举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演讲会。他别出心裁地出了个上联:“到此来,静静心倾听一遍。”要求学生们对下联。不一会儿,刘亚楼朗声答道:“回家去,诚诚实实领会一切。”刘克谟大为惊喜,认定刘亚楼日后必有前途,由此对他刮目相看,悉心培养。

1922年,刘亚楼考入湘店高等小学。由于学习勤奋,两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武平县立初级中学(今武平一中)。喜报传到大洋泉村,刘克谟兴冲冲地赶来祝贺,资助刘亚楼部分学费,叮嘱他好男儿志在救国,今后要好好学习,做个博学多能的有志之士,将来报效国家。

送刘亚楼赴武平县城上学途中,生父、养父一路少不了再三叮嘱,希望刘亚楼好好念书,穷人也有八斗高才。



武平县立初级中学(考棚)旧址

湘店距武平县城有上百里山路,来回要走两天,十分不便。大约读了一年后,刘亚楼便转入与湘店隔一条汀江的省立第七中学(今长汀一中)。

刘亚楼出身贫困,却有幸从私塾读到中

学。为了支持刘亚楼上学,刘德香累弯了腰。解放后刘亚楼常以感恩的心谈起这段往事。

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

省立第七中学学费昂贵,加上在号称“小上海”的汀州城里生活,开销就更大。虽然刘亚楼节衣缩食,但还是避免不了辍学的命运。

在省立第七中学苦挨了一学年后,刘亚楼满怀惆怅辍学回乡。在省立第七中学期间,刘亚楼结识了对他早期革命颇有影响的张赤男。

张赤男 1920 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北伐军入汀州后毅然投军。先是在北伐军第十七军政治部担任宣传员,不久被选送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而后参加了广州起义。负伤后重回省立第七中学,以教员的合法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刘亚楼和后来同授共和国上将的杨成武,在学校曾多次聆听他讲述北伐战争、广州起义。在张赤男的悉心培养下,他们成了长汀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

刘亚楼返乡后,即被刘克谟聘为崇德学校教员,并深得刘克谟赏识。刘亚楼一有空就往刘克谟楼上的小书屋钻,对《独秀文存》《向导》《新青年》《岩声报》着了迷,小书屋里的松油灯经常伴他到天明。他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对救国救民真理的追求,就是被这些进步书刊唤起的。

刘克谟从上海回来后,不时与小澜村的张涤心、亭头村的李长明等秘密往来。这些人在他的楼上一谈就是数小时,有时早上来,晚上才走。他们谈话时,刘克谟规定外人一律不得上楼。为了谈话安全,刘克谟有时还叫刘亚楼望风。如此举动让刘亚楼好生蹊跷,一天,他决定在无人时间问刘克谟,想弄清情况。

刘克谟觉得刘亚楼成熟了,没有必要对他隐瞒实情,就说自己早已是共产党人。刘亚楼听了又惊又喜,原来恩师就是共产党人。刘克谟意味深长地看着刘亚楼:“振东,你这几个月来做的工作,就是为共产党做事啊!”

随着谈话的深入,刘克谟的神情忽地变得严肃起来:“我这次去上海,名为做生意,实是干另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此次回来就是奉组织之命,继续以办学为名,联络人员,扩大活动。你的老师张赤男同志是我们活动的负责人。”

得知自己敬重的两位老师都是共产党人,刘亚楼高兴之余,当即表示愿为党多做事。

1927 年 5 月,驻上杭城的国民党右派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追随其主



子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规模“清党”,不少革命志士惨遭杀害,闽西大地一片白色恐怖。同年9月,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军南下入闽西后,整个政治局势为之一振。一天傍晚,刘克谟把刘亚楼叫来,神情极为严肃地说:“振东,明天是你的最后一课了。”

见刘亚楼大惑不解,刘克谟压低声音说:“朱毛红军在井冈山闹得红火,上级指示在闽西各地条件成熟的地方,举行农民暴动,建立地方工农武装。为了连接武北汀南的红色势力,使暴动成功,组织决定在店下以经商为名,建立秘密联络站。”

刘亚楼痛快地接受了任务,神情激动地问:“刘先生,我这算是加入共产党了吧?”刘克谟微笑着说:“这还不是入党,入党是件严肃的事,组织上还要考察你的具体表现。”

店下地处水陆要冲,为汀江中游重要的物资中转站,商贾云集。水陆都可通汀州、上杭,交通便利,消息灵通,是建立秘密联络站的好地方。组织决定由刘亚楼总负责,刘永光、梁光天、刘克宾配合。为了便于隐蔽,联络站以货栈形式出现,对外称经营油盐杂货和布匹,名叫云商栈。



刘亚楼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店下云商栈旧址

云商栈设在店下石拱桥旁。店下原为长汀辖境,明代湘坑湖人刘隆在朝为官,告假返乡时多从长汀乘船而下,朝廷为照顾刘隆回乡方便,就令店下改归武平管辖。当地区乡当局和商旅发挥其地理优势,

开辟集市,逐渐繁荣起来。据武平地方志载,民国时期,每逢农历初一、初六圩日,赶集者常有数千,每日过往船只达二三百条,有的停泊于店下,有的则漂江而去。当年群众中流传着“上河三千,下河八百”、“上河铁船纸艚公,下河纸船铁艚公”的顺口溜,说明来往船只之多和江河之险与夷。

商业繁盛的店下,无疑是鱼龙混杂之地。刘亚楼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以店老板身份周旋于“宾客”之间。他利用上汀州、下上杭“做生意”之机,秘密联络张赤男等人,把探听到的消息迅速传递给刘克谟、张涤心。充当这种类似地下性质、兼有双重身份的角色,需要随机应变。所幸的是,“刘老板”在他的位置上干得相当出色,后来连驻店下的国民党连长都被他拉拢过去做了“靠山”。

一位居住店下已近七十载的老人从岁月之河,打捞来可成档案的往事:“那年头,店下热闹呢。我是做豆腐生意的。那年隔壁开了云商栈,卖的一半是洋货,来头不小啊,是谁呢?克谟先生、马长、光天、亚东、克宾,这一群人啊,日宿夜溜。我经常半夜起来磨豆腐,看到他们摇船回来,第二天又什么事也没有。马长人缘很好,闲来无事就坐在汀江边弹琴子,土匪也不敢动他哩!枪法神啊。那年和细八子比枪法,两发三中,打下飞鸟,土匪过路大气也不敢出,我这豆腐店就沾光了。后来,听说他们绑了长汀白头寨的恶霸,还有江西土匪的票,得枪两打,光洋三千,小澜暴动去了,云商栈就不开了。生意人说,云商栈云商栈,是唔上点。1953年马长骑白马回来,路过店下,见到我问还认识老朋友吗?一看,这不是马长嘛,后面跟有一溜武装警卫,成大官了,后头才知道当空军司令员了,但人没变,还是本质的农家子弟。”

老人所说的刘亚楼和土匪细八子比枪法的事,在当地民众嘴里颇有些添油加醋的味道。

细八子的真实姓名难以考证,据说原是北伐军的一名小军官,革命动摇从广州逃回后,拉杆子盘踞店下,打家劫舍。刘亚楼以买枪护店协助治安为由,向他购买驳壳枪。一次,赣匪偷袭细八子,细八子腹背受敌,渐渐不支,关键时刻,刘亚楼冷枪相助,击退赣匪。细八子向以一手好枪法自居,见刘亚楼枪法了得,心生疑窦,以为要踩他的盘子。他不思报恩,却约刘亚楼第二日正午在汀江湾尾角比枪法。

是时烈日当空,汀江江面上浮着一排小酒坛,远远望去只见六个小黑点。当地百姓闻讯,纷纷来看热闹。细八子在一群土匪民团簇拥下到达,刘亚楼则单枪赴会。

比武开始,按武北江湖规矩,该细八子先打。细八子有意想在围观的人群中露一手,也不谦让,掏出匣子枪向目标点射,砰砰砰三枪,三个酒坛应声而碎。轮



到刘亚楼,他不慌不忙,举枪击发。砰的一声,远处江面上一个酒坛碎裂。又砰的一声,江面上只剩下一个酒坛了。围观的群众欢呼不已,细八子惊愕,旋又故作镇静,双眼冷冷地盯着刘亚楼手中的那杆枪。在众人的注目下,刘亚楼再次举枪,子弹嗖的一声擦江而过,可江上那最后的一个酒坛只是晃了几晃,完好无损,人群中一阵叹息。细八子心头窃喜,无比自负地狂笑:“虽不及我,但三发两中,也算不错了。”

刘亚楼“弹有虚发”,维护了细八子的面子,也使得自己能在店下潜伏下来,从事地下工作。

随着武北革命条件逐渐成熟,中共闽西特别委员会(简称闽西特委)指示举行武北暴动,配合朱毛红军入闽,中共武平时县委委员张涤心受命在小澜天后宫创办育英学校和农工夜校,以办学作掩护培训农运骨干,组建农会,同时以保卫地方为名,雇请师傅制造枪械,购买弹药。

刘德香带着儿子刘亚东淬火挥锤,大显身手,刘亚楼则受刘克漠指示密筹武器。

刘亚楼暗中刺探敌情。一日,他得知细八子率匪团绑票汀州土匪,得枪十余支,便瞅准时机,趁他不防,率人取枪而走。细八子闻讯,暴跳如雷,急率众匪拦截。双方遭遇,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细八子恶声恶气地吆喝:“刘老板,老子待你不薄,可你就这么脚底抹油溜了,怎的一点良心都不讲了?”

刘亚楼一反往日从商时的谦恭,豪气冲天:“良心?你还谈良心,你欺行霸市,掳掠民众,浑身上下哪能找到‘良心’二字?”

细八子一听,暴跳不已,骂道:“老子早就怀疑你跟共党做红道生意,你果然有种。人各有志,你要闯江湖打地盘,老子也不勉强,可总要称称自家斤两。否则,我手中的家伙可不答应。”

刘亚楼凛然道:“那就试试你的神枪,看看我的破枪吧!”

细八子一怔,随后便一阵狂笑:“好,按江湖规矩,以武论胜负。你小子败了,把枪留下;胜了,我放马!”

此时,落日渐趋西沉,一群飞鸟鼓噪归林。细八子狞笑一声,手起枪落,一连三个点射,三只飞鸟应声而落。俄顷,又一群鸟雀飞至上空,刘亚楼举枪疾射,砰

砰两枪,三只飞鸟一头栽落。

细八子那张涨得像猪肝一样的脸,由红转青,由青转白,最终,他狠狠地咽了咽口水,拔腿率众就溜。

为了更好地组织农会,刘亚楼建议刘克谟在崇德学校增设农工夜校,让贫苦的农民免费入学,借机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他们起来闹革命。刘亚楼还自编通俗易懂的教材,由浅入深地教育农民。他当年编的一些民歌至今仍在湘店流传,一位老人曾即兴念过一首:“天落雨,路边烂,脚穿木拖手提灯,夜来无事上学去,学习写字打算盘,专心一意不得闲。”

1928年,武北各地农民进步组织迅速发展,湘洋、尧山两地组织了大小青年会,各有四十余人。大青年会主要由刘亚楼负责。后刘亚楼与刘克谟商议,在大青年会的基础上,选出四十八名热血青年,在山背仓楼开会,成立更为严密的农民武装组织,定名为铁血团,并商议发展农会、举行暴动等事宜。为表示大家团结一心,会上举行了旧式但又使农民易于接受的结拜义盟。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湘洋、亭头两地公开成立农会。端午节这天,十六岁以上青年,有枪拿枪,无枪备刀,在大坪寨举行武装集会。

集会那天,到会的有三四百人,台上绑着两个土豪。刘克谟首先讲话,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并当众宣布对地主豪绅实行二五减租,提出从自家先实行减租减息。群众鼓掌欢迎,但有的地主豪绅在台下叫嚷反对。当刘克谟以反对外来侵略为名,宣布收拢各公堂枪支、组建武装部队时,反对的人就更多了。

台下一片叫嚷声,就在这时,刘亚楼出场了。他全副武装,威风凛凛,手上还拿着三发子弹,说一发子弹管一件事:第一,有枪不交的土豪,查出枪毙;第二,不实行二五减租的枪毙;第三,阻挠青年参加革命的枪毙。话音刚落,刚才还闹哄哄的会场一下子鸦雀无声。会后没收公堂分谷,那些地主不肯开仓门,大家又都怕得罪人,不敢上前。刘亚楼用斧头破仓三间,把谷子分给农民吃,于是全乡农民都说他的好话。

受刘亚楼的影响,弟弟刘亚东、刘协昌不久参加了模范少先队,养父刘德香提着铁锤也参加了革命,当选为湘湖区苏维埃主席。

1929年,刘亚楼在张涤心、李光介绍下,加入了自己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